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九目錄

文集序

文集序

送秦少司寇歸無錫序

小峴秦公以古文名一時宦轍所至矯矯不諧於俗人為少寇士大夫方以設施望公而公欿然動止足之思屢見

上求去至是復以疾自陳

上雖俞其請而猶

諭以復來然公之歸蓋將不復來也同志諸君念公之去無能以留則相率餞公於城南之陶然亭惟古之賢人其留足以增一時之重其去足以繫異日

之思吾讀白駒之詩一則曰以永今朝再則曰以永今夕且於其未去也曰縶之維之以冀其稍留於既去也曰爾公爾侯以冀其復至夫人已脫羈軒冕縶維之不可得而欲以好爵縻之謂可以去而復來也勢必不能推詩人之意亦以留之無策而姑以抒其永朝永夕之懷而已方公之兩官浙江也人士惟恐其去其在廣東與吾湖南也亦然一時之別已去而猶望其來而今且解組老矣好爵之縻知不足為公道囊山二泉之側草屋數間繚以竹木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闃然亭上將不復

有公之東晰焉於是相與繪圖賦詩以附於白駒

之義而屬余弁其端蓋詩三百篇古者有序俾覽

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如公者固不可以無紀

也同集者爲李宗丞宗瀚趙給諫愼畛謝編修學

崇階樹林編修培厚劉編修嗣綰賀編修長齡唐

儀部業謙庶常鑑家大令章鴻及余凡十一人

送周希甫太守赴南河工次序

海與河皆古運道禹貢冀州曰夾右碣石揚州曰沿于江海此海運也其他浮濟漯浮汶浮洛浮潛浮江沱潛漢皆達于河則河運也當日荒度之法不傳史臣第總其綱曰導自孟子釋之曰疏曰瀹曰決曰排而導水之方始著夫禹之導水一而已而所以導者不同其排決之法多施之南條而北條則用疏與瀹凡以各有宜也惟禹能審形勢察脈絡相水之宜而不强以制之所以爲明德也宋元以來言者紛紛不過壘隄而已築防而已而

疏瀹則求之及此白圭之法非禹法也禹之治水所以去害而利即因之其於運也可以海則海可以河則河不可以海不可以河則陸如逾洛逾沔是已後之言運者無所謂陸已而又一於河則廢海一於海則廢河此所以相持而不得其通也計

國家仰東南漕以給

京師歲需四百餘萬石由大江入瓜口絶淮渡黃經運河以達通州吧灘皴淺日夜催趲催而能至設一旦遇大災沴河且壅潰遏糧艘不行將

京師食奚出此其患豈止於河而已耶海運之法雖

怵於風濤然方遠王獻諸人所言由淮安而東歷麻灣海倉二口逕登萊以泊天津其間僅一千六百里耳地介河海之交未必非夾石礀石之遺而議者或猶以迂疏目之遂使官家數千百萬金錢歲填無底之河以苟旦夕之安而不可得嗟夫河以利漕也漕無息肩之地是河終無受治之時也夫河之遷徙無常要自有其不易者水之性利於下流不暢則逆逆必溢水之勢蓄於上力不併則弱弱必壅然則隄防雖密適以遏其流使怒耳閘壩雖多適以分其力使淤耳高家堰之危以洪澤

湖淤也洪澤湖之淤以黃河倒灌而入淮也黃河之倒灌以下河日積而日高也然則治河之策必自下河始下河之治必自疏瀹始昔者

聖祖仁皇帝時嘗濬大通口矣

翠華臨相視首

命拆攔黃壩疏海口以導河入海次開六壩疏清口以導淮刷黃次疏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而安瀾之慶遂巍然與神禹同功惜後之在事者狃目前惜小費舉一切撈爬挑濬之具奏罷之而海口復湮河事遂以日壞比者河決碭山徐邳鳳泗

之間頓成澤國
天子覽奏至爲流涕此誠臣子竭力効命之秋也而吾
郡別希甫先生適奉
特旨赴工次董河事稔灸導水之方自有
廷籌在先生之所職則工而已工不堅雖有神禹之
指揮而亦無以收疏瀹之效夫麻稭柳葦質易腐
朽沙土疏浮隨築隨圮計莫若擇工之尤要者易
之以石費雖倍而功不啻萬之昔人於白河之淤
尙欲令運舟自攜兜杓四五具過淺卽濬以爲省
費之一策今若暫釋運舟每歲搭解京師之倉板

以載石其勞費差足相準而於冬月因駁船之暇
游乎懷孟太行之石可順流而下也然此特河工
之一節耳至於相機宜審形勢終恐非疏瀹之不
爲功也先生昔守黔之大定治行第一故於茲行
有厚望焉

送同年彭兩峰之官滇中序

庚申之秋與澍同舉於鄉者四十五人明年春禮部會試聯捷一人方同煦又明年捷二人澍與俞宣孝又三年捷二人符鴻王泉之又三年捷三人蔣舒惠瞿家鰲譚鵬霄凡四試捷八人惟澍以壬戌入史館餘皆得縣令以去而議敘暨大挑為縣為學官者又廿餘人至今歲而入闈僅得八人揭曉捷三人焉三人者名皆在二甲前皆蒙

恩錄用討館選一劉敦五學正一蔡信芳而彭君兩峰復得縣令蓋本年榜中之以知縣即用者名次自兩峰

始故事郎用皆部選自乙丑多至八十餘人部選無期當事建議分發因併及壬戌一科遂爲例引見後由部簽分各直省而兩峰獨得雲南雲南去京師萬里仕宦所不樂兩峰長沙人由長沙西南之滇與北至京師等且得便存省其父母而鑑鄉里以衣錦之榮然則人所不樂者兩峰得之則樂也抑今之僤爲分滇中者不特道里之遥而尤以銅運爲苦銅運由滇達川經長江之險凡七八千里迺入瓜口渡黃道運河以至

京師其閒自陸而舟而車歷三四年始竣事令於滇者罕得免焉竊惟銅運
國家大計而以邊遠一縣令獨肩重任犂涉風濤之跋涉長年奔走之覬覦當之者鮮不竭蹶因而敗事者亦多矣竊惟有遞運之法滇輸之楚楚輸之吳以交而督而燕源源相接事不費而役不勞似亦經
國惠下之一道然而令之賢否不專繫此且亦不足爲精明强幹之吏難也昔人稱滇南風土清淑四時景物如春百姓安樂耕偷西洱之閒無犬吠聲

易治之邦誠莫如滇兩峰在同年中最䛐䛐雅欲以功名見其不以爲苦而以爲樂也於其行爲序其樂以送之

送額南雅侍讀督學雲南序

國家棫樸作人首重科目慎簡使臣以司文柄於是乎有學臣有考官考官以科目攬人才者也學臣以人才奉科目者也二者皆膺

特命京朝之臣以爲榮寵然考官不過司去取於一時披覽而外無餘事而學臣則綜理內外綱紀始終有跋涉之勞有校閱之瘁有關防舉劾之責往返三年其任特重於考官蓋嘗論之士爲秀才時則子弟之職也及其入官則父兄之事也爲子弟時目不覩詩書之教耳不聞孝悌之言傾家蕩產顚

覆是虞一旦責以成人之事謂可以爲父爲兄而長養其子弟也勢必不能學臣之任猶是也去取無方教導無法則人材日詘與日任之以事而不勝處之以位而不稱甚者勢利搰於中苞苴潰於外怨毒之不卹刑戮之不威雖從而爲之制業已無及矣此生民之大命而有國之遁患也明其爲患而學臣之任不獨重於考官也乃在先於督撫矣同年友顧子南雅立心制行以古人自期自其爲秀才時則已慨然有四方之志壬申春大考翰詹名在一等

天子嘉之由編修超擢侍讀其年六月

命督學雲南陛辭之日

天子雍容召見語以雲南雖邊徼其民愨且文一切培

養之法宜立蓋

天子所以徯顧子者厚矣顧子亦可藉是以報特達之

知而造士於雲南吾聞昆明有錢南園先生灃者嘗督

學吾楚前後六年其去弊以嚴而待士則寬其法

制有恒而立事必豫至今人猶思之歷數前後學

臣無出其右者顧子之是邪其不患無所取法也

翌歲有爲考官於雲南者方將濡軾以覘顧子之

敎焉

陶文毅公全集卷四十目錄

文集書

與嚴樂園先生書

記束髮時卽聞　先子稱說有溆浦嚴先生者倜儻磊落如古陳同甫一流迨辰苗滋事先生以諸生應撫亷姜公聘與幕府謀議親督鄉兵所在有功事平徵上公車膺

天子特簡名在

九重　先子嘏則舉以示澍謂有志竟成自恨所處不得與其事因出篋中所藏古風一章葢乾隆甲辰冬與先生自岳麓歸溯資江而上過小淹至寒舍

之所作也詩旨謂山川靈秀視乎其人豪傑之士必不以地自囿今先生旣功業炳然增輝梓里而先子雖屢躓場屋以諸生終然名山事業識者咸謂可傳然則先生與　先子出處不同而志與道則同也今年邑侯李公纂輯縣志而　先子遺稾舊爲人所攫並先生大作亦俱散失緬惟先生當日與　先子掐頭促膝唱咏情深一時風流佳話允足增光藝林乞飭待史於大集中錄出原詩俾得刻入邑志亦不朽盛事也

覆翁鳳西方伯書

承示敝省通志凡例體大思精文簡事核以此接迹馬班上規筆削洵足啟篳路之荒而離湖湘之色矣欽佩欽佩湖南舊志始於陳桂林相國今觀其書舛漏不一而足似相國固未嘗寓目者即如兩漢時楚湘人物本屬無幾惟蔣琬公忠體國人所共知蜀志已明載零陵湘鄉人而長沙府人物志內竟無其名漏略至此其他可知又如敝縣人數尤少明史有傳二篇一爲張驥一爲李禎俱載安化人未分別省分然山東通志名宦總部載驥

湖廣安化人至禎傳則有禎家洮河之語其爲甘肅之安化無疑而舊志顧遺駿而錄禎且於禎傳刪去家洮河一語志以傳信又何必如此遷就相借以爲重耶他如鄭崇儉一傳亦恐是山西之寧鄉而誤入者當更考之耳至於益陽劉侍郎憲之死於逆璫羅侍郎喻義之黜於溫體仁湘潭李宗伯騰芳之厄於魏忠賢皆忠義皎皎在人耳目羅李傳在明史本末甚具劉雖附傳而益志特詳乃劉李僅寥寥數語羅則並姓名無之此豈文獻不足耶若明陳寧之名在姦臣行同酷吏而誤信楚

紀之言比諸汲黯則又採擇未精難以爲據矣凡

此皆長沙一郡之事就鄙所知者言之恐別郡類

此者正復不少也前承示綱雖放逸已得二三百

人又徧徵之江浙藏書家則此數條當已在校正

之列惟新增事跡勢不能不取材於縣府志而縣

府志又未必悉善不皆可憑且非熟悉彼閒掌故

者其去取亦未必盡當也竊謂修志一事與史不

同史善惡並書志則錄其善者而已故與其取之

寬而或失之濫毋寧取之嚴而其後猶可增敝縣

舊志修於康熙三十年以前　先君子嘗手輯續

纂沒後爲修志者率行塗改全乖體製擬再爲删
擇以備采取遲容奉教其趙粟伯陳滄洲楊孟班
陳可齋彭石亹王而農諸公傳謹以呈覽至羅方
城九峰諸公尙未有秉筆者名宦諸公俟采訪得
後當錄送不宣

覆黄花耘孝廉書

頃接手書知與虎癡同在志局湘東三管君家兄弟竟兼其二多少潛德幽光賴茲闡發此事重大既以爲幸又以爲悚也翁方伯前函言志書體例一切多係閣下之筆良工辛苦具見一班諒非從前孟浪者比所諭名宦諸公列傳即當託人鈔錄但館例巡撫以上乃得立傳所鈔恐亦無多仍當於外間訪之大約衆口俱同即可秉公載入亦不必盡以見諸簡策者爲憑據蓋續纂近事與往事不同往事必徵諸前人之記載近事必參諸輿人

之採訪據與論而纂入省志即他日統志與史纂之憑據也此時館中正在纂輯儒林文苑列傳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入者寥寥弟雖極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無憑據之故是省志不可不早成送館以備采擇也至統志弟曾分任編輯其後經歷多手每有删改茲將敝縣已載者另錄一分寄呈方伯處吾兄可就近取閱此後有當補載者容續寄至令祖昆仲與劉理堂前輩父子昆仲皆有政績聞於人口何不襍列一二事實趁統志向未竣工當特示館史采入此亦爲子孫者所當

留意也

與王藹泉書

春前接讀手書按其歲月已經年矣關河迢遞消息難通契闊當何如耶伏惟先生皋比談經春風滿座且官居寶慶門前一條水直達百花臺下仕宦而有桑梓之榮儒官而有封君之業以視鄙人碌碌京塵相去何啻倍蓰自握別後六載於斯今春改官御史旋校禮闈闈中殫心竭力繼晷焚膏念各省舉子跋涉來都遠者萬里近者千里襆被舂糧餐風飲露辛苦萬端始得入矮屋簷中俯首沈吟成此數藝而以房官輕於一擲不得邀堂上

人之一盼者何限靜言思之殊可矜惻故於分到之卷非經三數過不肯批抹計本房薦卷一百二十本爲文爲策共一千五百六十篇篇俱有評記册其落卷備卷稱是自問此心差可無歉豈意人心不同遂有以薦卷太多勞其披閱而惡之者是以本房雖得士十二人佳卷之被擯者無數而僕亦自此病矣闈中有句云出戸忽驚新翠合滿階猶惜落花多蓋有慨乎其言之也此病出闈更熾臥牀者已三閱月日來始赴都察院視事江南道爲最繁之缺所司戸部銀庫關稅漕運倉儲皆經

國大計書生本業拙於筦筭稽查一切深虞隕越每望南雲輒有林泉之思即若應常散館本擬一等因詩題錯寫一字一蹶至此聞已改教不日當與先生同僚亦不幸中之幸也

答高麗駙馬都尉豐山君洪顯周書

頃許君齎到雲函並繭紙漫九筆扇五種謂以東國駙馬豐山君之所寄發函盥誦始知豐山君因貴宗人晩窩駱皐使星歸里出示不佞詩筆欣然動嗜痂之意不遠數千里殷勤致訊矜飾有加並詢及先靖節及朱子遺跡具見緇衣好賢之雅誼雖未獲一接平生而蒹葭秋水伊人宛在已如近芝暉而親玉樹矣不佞嘗聞古人論交有形交有神交聯茵接席訂譜論年此形交也至於神交則雖山川間隔天各一方而性情通之寤寐見之風

雨蕭蕭雞鳴膠膠初不以地位而稍異甚者古人已往且因誦其詩讀其書而慨然有尙友千古之想矧生並一世同處

聖皇雨露之中音問可通千里如面復何遠邇之間耶不佞生長楚南之長沙在洞庭衡嶽之交地直匡廬之西遠祖爲晉大尉桓公諱侃所謂八州都督是也太夫人湛氏有截髮延賓事具載晉書原籍鄱陽至桓公始封國長沙靖節先生其曾孫也今子孫散居吳楚間或有在鄱陽之柴桑或有在湖南之長沙或有在江南之蕪湖崑山雲礽頗繁自

靖節至不佞蓋六十餘世矣醉石尚在五柳則僅
有存者至南康距敝居尙遠而朱子帥潭州時潭州
即今長沙講學嶽麓山在長沙城西湘江之濱今有嶽麓書院爲
海內四大書院之一鵞湖鹿洞石鼓並嶽麓爲四皆朱子講學處有朱
子手書道鄉臺及整齊嚴肅四大字筆法類顏魯
公遺蹟甚多諸生肄業嘗七八百人先賢之流風
尙未沫也不佞幼隨　先君子英江翁讀書其中
一自𧶼祿軟紅塵中此境殆猶鴻雪矣不佞往閱
圖經見有貴邦學士洪燿書延英閣記甚古雅年
來耳溪先生詩文尤爲先師紀文達公所推許昨

又晤晩窩駱臯兩君子晩窩老成典雅駱臯清標玉立皆與不佞一見如故有以知貴族爲東方詩書之閥今接覩閣下妙墨益信高明華胄其來有自至於函詞珍重語摯情長尤想見劉亶長王子敬一流人物也遠勞嘉貺愧無以爲木瓜之報輒付詩扇一柄對一單條六鼻烟六瓶香茗一併趙帖一本戔戔之意希爲哂納

再答朝鮮權晶山書

伻來手書具審起居佳適為慰禺山使者稟畧恩

恩過目燈下草成一序用塞雅屬不足弁珍稾也

貴友送行各作就其佳者略作評語於上未知有

當否就中如華西病夫伍仙學昌黎頗得法門矣

承獻承元兩韓生尤為情文雙美李晚用洪大用

筆雖未老亦是將來之秀數子詩余皆擇而錄之

為將來選詩之具禺山子詩文余亦錄出數十首

覺翹然而出其類矣金秋山文筆亦爽但後半眼

界太小趙存榮詩骨亦古而詞意未醇故不入選

不佞嘗謂東國好詩書獨具華風而詩文流傳者頗少從前以職貢來者何啻什伯至今罕有能舉其姓氏者非盡短於文墨者也以無人綜輯之抑語音障隔倡酬之事少耳今番諸君詩文之樂較盛於往歲而足下天材灑落又就質殷殷屈指記之尤不易得此行萬里良晤難期殊增悵惘來書云行人必欲一面不佞供職臺垣略少暇刻初五日午後稍可撥冗當在寓耳所示梅花新詩一篇留存敝齋爲後日選刻之地以嘗東國采風錄可也剪山原稾並序及貴友贈作各軸藉伴附還

復顧南雅侍讀書

前接手書甚悉僕因手足之痛心氣大動幾成怔忡遲遲始作報書比聞南試差回京接誦教言今年又接一函係留任後得信發來者捧讀甚慰惟閣下尊體披閱太勤竟有手胝之事此則大非所宜我

聖上報

主知惟在此身與此心而已心宜盡而不宜耗身宜勞而不宜苦古人愛身有為非以圖安逸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恐精神過用後將有所不繼或轉以致疏虞是急於酬

恩反以抓

恩也可不慎歟所示知名諸生秋闈已多挑發足見相士之確而前函有縣府批首多不取之語昨函又言官場不無怨恨以不能俯仰從令之故此二事須分別觀之如地方官有陵辱士子或要求干請自不宜俯仰若批首係地方官所取偶因小疵輒棄置其有弊者固不妨任其怨其無弊者又安可生其根乎況批首入場往往矜持太過失其故步未必盡關弊竇往見批首有被遺自盡者其情亦覺可憫望於此等處再加子細非日邀譽於人也

清而勿刻亦體恤物情之一端耳至於愛惜士子自屬我輩當然之理但宜存之於心不宜出之於口恐俗士未能體會或以愛惜長其虛憍及至陷於罪戾欲救之而不能是亦不可不慮其終也林逆餘黨已靖滑縣已復可謂藪天之慶惟深冬無雪殊切懸望彭十一令楚雄本可有爲而忽動歸興然伊堂上俱年高即歸亦得也

與趙伯椷觀察書

今春曾致一書未諗已達否比陳劼蓀袖出手書

語長情重如晤道徽惟聞近抱春令之痛深爲惋

惜侍亦慘遭此變僅有一弟在籍病故形單影隻

煢煢千里外視先生之得親嘗灼艾目覩含飯者

其爲痛不尤深耶且弱妻獨子煢煢無依勢不能

不接取來京而摒擋匪易先生其謂之何同鄉諸

君惟彭寶臣分校京闈錦橋前輩主試江西侍於

七月望間與歐陽坦齋石鞴廷方雪浦同邀記名

御史用約計來秋可以得缺惟此官實不易爲動

招物忌郎如江南道長李仲昭去冬劾査某僞造加重法焉一案彼時戸部諸人皆欲左袒於査其戚友皆一二品大員左掎右摭造爲謗言謂李因借貸不遂而劾之吠影吠聲幾致變亂黑白幸
天子神聖命成邸同訊得論如律爲査氏平日所利餌之人無不恨之仲昭旋又劾吏部京察不公亦得審實於是吏部之人大怒本年赴戸部點卯杖責數人而戸部之人復大怒本部堂官至乃倡言李御史杖書吏即杖司官之漸浸假將及我輩有
旨下部議時七月初四日也初頤園先生方以妻喪在

告竊歎息諸公欲報去年之事而加以作弊之稱

與莫須有何異李御史尙有言膽臺中何可無此

人部員聞其言遂連夜辦稾議以實降四級及初

公以初八日銷假而部議已於初六日下矣自奉

旨暨議覆奉

旨僅隔兩日耳自來無如此之速者雖諸公去疾務盡

然堂堂大老數人同護一書吏以逐言官殆與休

休有容者異矣此事公論旣不平之李御史以母

年老不辦而歸先生倘與見面不可不悉此原委

以先生古道照人輒爲縷述如此至侍之才疏學

淺尤多未宜尙乞先生以平素自得之功俯賜敎
示俾後學有所遵循不勝企望

覆王垣夫先生書

卯秋長沙一別彈指十二年矣每憶麓山風雨斗酒縱談先生與　先子笑貌聲音宛乎如昨今夏平舫明經入都出示手書語長情重如親長者之側爲想先生名山養重道味增腴近復纂輯宗乘以序見屬荒蕪之餘何所刪政至所示云言官任天下之重必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規斯誠愛人以德大儒之用心書中皆經國大計非上下千古者不能言之如此其纍纍也惟僕自顧尙未足以語此且按之時勢

亦容有未盡然者蓋
國家之事未盡損之爲害而耗財之蠹亦不盡由於
邊防也往者西北一帶辟地萬里戎裝戍費誠不
能不多有所耗近則屯田日闢伊犂烏魯木齊等
處人烟稠密與內地無異而麥麪斗米之屬價亦
甚賤是以內地之民視爲樂土趨之若鶩不待戍
守而所費亦漸減矣其蒙古外藩四十九旗王公
貝勒稽首來王匪頒有定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亦
不俟此時始見絀也至我
朝武功克捷貿恃八旗勁旅若健銳營步軍營火器

營之類即唐府兵之制也其各省營兵才力本弱
國家亦不甚資其力但以之防守各汛亦不可少其
操演疎懈乃將弁之咎非法有未良也計天下錢
糧每歲可得四千六百萬官俸軍餉之外所餘六
七百萬而已而年歲之旱乾水溢不齊蠲緩亦在
其中是庫項本不能多有所餘也一遇軍興如川
楚之苗匪教匪用兵幾及十年所用不下二萬萬
兼之河道不通時有決溢堵築一切動須數百萬
金此在前朝皆於正餉之外另派於民我
朝則概出自官而正賦又不足以供意外之用於是

捐例不能不開蓋加賦則病在平民開捐則取之
富民兩者相權勢不能不出於此是以前年開豫
東例時科道交章言其不便而勢不能止然
聖明實已洞鑒其弊特以一時權宜不半載而已停止
矣至治河之費每年修築實屬不貲然京師百萬
生靈皆仰給於東南治河郎所以治漕是亦斷不
可少之工也議者謂漕米至京一石費二十餘金
官民交困不若於直隸一帶大興水利則南漕可
減而河費可省此誠探本之論但溝洫之制自秦
以來久廢北方沙土既無引水之路又無儲水之

區種稻非宜且以一旦而復三代之制於二千年以上恐利未見而民已擾矣非常之原談何容易

竊謂我

朝之制滿漢各別而滿未嘗侵漢兵民各分而兵不能擾民中外一統而防秋出塞之苦不生文武一體而重內輕外之釁不作

乾綱獨攬而朝無權臣

萬幾日理而旁無近倖立法實已周詳綱紀無難整肅所以不能久而無弊者則非法之未良實以任事者之難其人耳京官照常供職本無設施於民在

外者莫如州縣爲親民之官州縣得人而天下咸
理矣州縣非其人督撫例得而去之然而是非顛
倒賢愚混置者不一而足也天下之未能悉協於
理實由於此是以僕於甲戌冬上疏請清吏治之
源痛言其弊又陳治河之弊三吏部重簽之弊五
此外如靖紅鬍申保甲教習旗人以專訓課參劾
汚吏以肅官常前後奏事數十摺多蒙
聖主採納
召見之次
特加奬訓至今夙夜捫心未嘗不且慚且奮也計此十

年間典文衡者再監場事者五巡漕查倉查庫者
各一至於磨勘驗看差使更不一而足前此巡中
城爲五城之首以十月而結八百餘案後巡南漕
爲六省糧漕總滙亦以半載而辦五百餘萬石之
米早於上年兩月爲前後十餘年所未有近掌吏
科爲六科之首天下文官總樞案牘如鱗亦以一
手治之未嘗假之書吏戰戰兢兢幸得免於罪盭
此皆　先人遺訓與先生昔日聚處時之緒論也
慨憶當年曷勝泂溯因來書問近狀甚殷故敢縷
數以答時漏下已三十刻矣

謝邑人公舉　先君子崇祀鄉賢書

隔別桑梓屈指近十年矣每念吾鄉諸先生輒惓然動關河契闊之思以遠人之念鄉里知諸先生之念遠人也憶自戊辰秋赴京庚午典試蜀都甲戌獲擢御史分校禮闈乙亥復擢户垣驄馬巡城未及一載即奉
命督糧南漕鞅塵甫息又於本年八月奉
命監試內簾接充磨勘
天恩稠疊報稱無由自維謭陋惟有竭誠可以自勉前歲莅事中城曾於廳堂大書一聯自警云繞案風

清塵壒掃除吏牘舉頭日近光明洞照吾心又書一聯於座右云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無知者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本年夏間南漕事竣回京覆

命江南人至於攀轅灑淚又於揚州之雨花菴設立長生祿位不虞之譽拊景增慚然所以戰戰慄慄不敢暴棄者欲以勉承先志少副鄉里諸公之望毋爲長者羞而已至先志之能負荷與否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尚未能以自必也昨王平舫茂才書來道及我邑諸大人先生逕名具呈請以　先君子

崇祀鄉賢三代之直復見於今聞之曷勝感激念
先君子篤志勵行毎欲爲鄉里增光樹幟而命
與遐蓮齋志未逮今諸先生乃發潛闡幽好是懿
德此在聞風者且將興起矧於其家於其子孫有
不感泣從之者耶至小女瓊姿年甫十二未媾女
誠因癸酉之冬母病垂危雪夜操刀割腕療母事
出倉卒偶獲兩全本非家門之順事葢緣小子之
無知而諸先生至性所孚歘謬必采憐其小弱而
亦附之請
旌此種義舉彌覺令人感媿從此型方訓俗咸切觀摩

匪特寒門戢泐永矢弗諼實足徵吾邑之人心敦

龐篤摯而諸先生善善從長之盛心尤不可幾及

也

覆蔡小峴侍郎書

芙初來京詢及起居知近日講學東林以身任道彼方之士何幸得此古者師儒之教繫之鄉大夫正其事也惟聞道高毀來竟有不識東家某者此則善者好不善者惡吾道之異於鄉愿在是士君子所言所行當期之天下後世固非一鄉所能私其毀譽也京尹賠項鄒李宋三公任之以前者皆不與可以脫然無累林泉引退在先生非以鳴高事後觀之竟有欲不退而不能者然後知先生之爲高而一二疏之事有不足覬者矣澍自送別後改

官臺諫自顧識力短淺遠於事情望先生有以教

我也

覆秦小峴侍郎書

春間接讀手書適奉監試內簾之

命出闈後酬應紛紛久稽裁復今歲仍忝主講東林尊集聞已續刻若干便中何希惠示全部以紓渴望此日東南尊宿惟先生與穀人先生巋然並峙如魯靈光穀人先生去歲在揚相見猶復頳面豐頤酒郎清鵰今科鼎甲足爲稽古之榮先生遂初早賦道力日增海內之士談出處者莫不歎爲高見庶幾追蹤張季鷹賀季真一流而鄉里所宜矜式者也顧書中所云時有慨乎言之此則曾人呼東

家某之故輙人固有日相接而不相知者不盲於目而盲於心則亦無怪其然也尌供職吏科每歎鹿鹿未能窺見其大若毛舉細故又竊所未安竊念爾日錮弊甚多非一紙空言所能盡革而其害尤在於人心之日壞風俗之日偷若不揣其本終未見末之能齊也倘高識別有所及幸勿吝鍼敎焉

與卓海帆侍御書

閱鈔知巡視中城喜不自勝非爲足下喜爲中城喜也以仁弟之才十倍於兄而謹愼沈默游刃恢恢則又兄素所心儀者也兄巡城十月毫無善狀所能自信者此心無他實欲爲地方了事不爲地方多事以求至於無事而後快至於檢點不到之處他人亦能爲我諒之以仁弟處此則於兄所短亦可全無而悉厎於美善矣然兄竊有所進者仁弟前致兄書欲自處於和介之間此語至今未及奉復然亦終不敢不質之仁弟者蓋聞和介之分

莫如夷惠孔子則時中而已所謂時中者當和則和當介則介之謂非謂和與介可以合併為一此子莫之執中而鄉愿之所以取巧也之間一字似無可著腳處兄愆尤叢集而以此言奉質者以仁弟有聖賢之資而進道未已故敢發此狂談耳至若為政之法隨時隨地不競不絿古來治京兆者趙張韓蓋皆以精果著稱而曹平陽之論則又曰慎勿擾獄市知此二說則巡城之事思過半矣抑此兄舊令尹之言耳若仁弟之巡漕其美舉佳政甚多尙乞悉以見示俾得免於愆尤同年諸君在

京師者皆有骨肉之誼別後相思輒覺一日三秋
而公務悤悤無片刻之暇尙未及一一作書幸爲
兄道意並恕其不周也

覆陸平泉師書

頃摺弁於十三日同揚接奉手書敬悉福履綏安實深抃頌來諭一切辦公固不可苟隨流俗亦不可太事苛細總以持平爲當誨語諄諄敬當書佩徒陽開壩一摺歷任以來多係驛遞即上屆亦係單摺一件用驛是以蘭渚中丞誤照辦理摺由伊繕發事後始知不勝惶悚尠自到任以來俱係專差獨開壩一摺爲張公所誤仰荷

天恩改爲降留

高厚鴻慈摩頂難報擬俟將來奏事時附摺恭謝亦不

復與張公會銜矣至戲園命案一事向來城上不過照轉送部而已從無駁訊之事彼時即有言何不將戲園封閉者渤以爲兇手現在本係雇工並非園主查例並無因有命案即命主家廢業之文罪人不孥古有明訓何况雇工譬如一農遭事而令全家廢耕一士遭事而令全家罷讀無是理也况暫時封閉將來仍不免於求開徒使胥役從中誆索陽觭到處干求旣滋拖累亦增煩聒是以過堂時將兇手同園主一併送部諭以將來刑部結案即使園主無干亦當治以約束不嚴之罪並諭

司官先行揭示閭前以示警戒竊謂威惠兼施葛

滕豫斷古人所謂經術飾吏治或在於此而孰意

人言反以爲怪也澍於此等處所頗爲揆情準理

斷以不滋拖累爲是若因此而蒙罪戾亦無所悔

耳至現在漕務一切雖無城務之阻撓而總六省

之轉輸督撫漕河兩帥以至道府守令處處俱有

交涉事件竟無問刻兼之本年全漕有搭解米石

較上年竟多一倍尤不易易日前西風久刮雨雪

復稀江落潮枯重船淺阻羽檄飛馳寢食俱廢幸

十三日風轉潮回始得陸續催挽然已設法無數

矣今日手揮椶稾三十餘紙漏盡三鼓字蹟草率

伏祈原鑒不宣

與百菊溪制府書

昨午接到除邪紀畧一卷欽悉英謀碩畫除患未形所謂不動聲色而措磐石之安者令人想見陶桓公韓魏公一輩人觀於籌畧之精布置之善足昭

朝廷委用得人之嫩

恩褒𤨏被超格膺封有自來矣至孫文定公南遊記一篇首尾一氣如黃河落天直走東海其間又復千里大曲百里小曲洋洋乎淵淵乎近古之奇作也惟中間亦小有未檢處如曼倩公明古平原人在

今之武定而誤以德州之平原當之岷山爲南幹之祖禹貢明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而誤以爲中幹且末後總束一段言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是已而又言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此則以指喩海尙非天下之全也盖地脈以山爲脊而水從兩邊界之南幹龍縱行以五嶺爲脊嶺以北江廣之水固皆北流若粤閩在嶺脊之南仍係東南流非北注也北幹龍横行以太行爲脊太行之右如汾涑皆西南流太行之左如漳衞滹沱巨馬易白諸水皆東北流無南流者惟

沁在太行南麓故順流而下又丞宿南流則疏鑿而成非其本來也至若三幹之說昉於僧一行千餘年來莫之或易然澍竊有創論以爲仍止兩幹岷山之脈曼衍東南此南幹也其中幹北幹本係一脈從隴西來爲嶓冢經太白至終南始分支一出華潼渡砥柱起太行爲北幹直走醫巫閭入海至高麗南轉浮登萊而結聚於太山一由終南趨商雒爲中幹經南汝光陳至徐州渡河經呂梁下邳鄒嶧而亦聚於太山故終南爲中幹北幹分龍之所而太山爲中幹北幹合龍之所實首尾一龍

耳其間元氣包裹條理精密此中原人物所以極盛而孔孟生於氣聚之處遂以砥柱萬世也澍嘗出使西川途中細覩山勢見太行之脈從壽陽之黃土嶺出脈僅如一線終南之脈從寶雞之煎茶坪出脈亦僅如一線計此兩大山行經數千里每過一峽必出一脈似此者數矣蜿蜒磅礴其大如彼而其細又如此造化之妙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僅從紙上談兵終隔一塵然非胸有全局亦熟覩之無睹也文定此文獨有千古高處在識其小未檢點亦無損毫末大抵其生平剛毅之氣練達之

識皆如此可想見一班合三習一弊疏觀之真我
朝第一流人物也謹質蠡測之私伏惟治事之暇加
以誨正爲幸

胡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一目錄

文集書

覆黃楚橋書

文集書

覆曾方伯韓廉訪書

頃奉華函以弟所擬官鹽減價告示蒙制憲商交熟商仰承精心籌畫斟酌權宜並諭以川省向來例價以錢糧之長跌出入合算售賣若一經出示恐商民誤爲例價將來或有室礙杜漸防微識度宏遠惟弟之所以力主此議者正以川鹽無例價旋減旋增私販因得以乘機而入是民病而商亦未必利也原減價之議所以受制於商而官亦不敢深問者大約不出成本

國課兩條查成本雖有遠近之不同總以場價為最
重要亦不過十數文止耳即以巴縣江北而論上
年減價文書稱巴鹽每斤場價二十三文此偽說
也試思南川涪州等處亦行射蓬鹽引止稱場價
十七文以道路言則彼遠而此近何以遠者賤而
近者反貴是所開場價不足據也且去歲之鹽稱
成本每斤三十二文減價為二十九文月前傳到
該商等文呈稱向來成本二十七文是此時所言
成本較上歲相差五文較所減之價且少二文前
後矛盾其偽可知爾紳士上年文書名為減價已暗

伏將來增價之根耳至於

國課本在成本內計算查水引一張計鹽五千斤實

則每斤止徵稅銀三兩四錢零五釐羨餘三四兩

不等巴縣為鹽引最多之處每年額行鹽斤二百

八十萬有奇無論四鄉之遠千萬之衆均須食鹽

即渝城丁口不下百餘萬每人月食半斤不過三

四個月可了再加耗鹽一倍亦不過八九月可了

苟夾帶不甚則官引方有不足之患何

國課之能虧乎至鹽引納課用銀零賣用錢則亦不

獨川省為然如淮蘆皆用課銀而鹽斤加價則稱

一文二文亦未聞因錢價起落有所更改竊意川
鹽所以無例價之故因產鹽處較多各縣亦不止
銷一處之鹽而又有巴鹽花鹽頭鹽渣鹽名目之
不同非如淮蘆之鹽止一色產有定地也然亦間
有例價如上歲雲陽縣減價詳文即稱雲場部定
例價每包價銀六錢八分每斤合錢十二三文又
萬縣文內稱報部價值每斤定銀一分五釐均係
詳定價值商民相安無事無庸另擬等語可見川
鹽亦未必不可定價即使將來認減價為例價究
與部頒有別未必不可活動即如川鹽每包百斤

例載加耗十五斤今則每包甚至一百八十斤頭鹽且二百斤矣未聞百姓執部例以與商人爭也弟因冬臘以來鹽價平而人心亦平正月以後鹽價起而私販復起身居此地日夜兢惕當此饑饉之際徒事查拏勢必私販未靖而良民先驚遠近傳訛恐滋事端細思散黨之法惟有減價一策上歲已行之有效但未出示是以可大而未能可久耳連日札飭商論再三審酌示以必行幸而半月以來人心復戢方建議之初已慮及商民日後或有嘵詞當諭該廳縣以必得商民呈請方可並將

弟所擬示稟示之商等見措詞平允利害曉然欣

然具呈該廳縣懇請遵照減價出府核轉前來此

本月初十日後事也其時廳縣業已出示減價弟

意欲乘此徧及各屬是以將稟未發呈請憲裁茲

接來諭以憲意欲令商人呈請爲妥與現在所辦

情形恰相符合謹另繕該府詳文呈覽其所以尚

未通詳者因尚非全局欲俟加鄭重耳惟出示一

層商人呈詞未載此時若令補寫轉恐反生枝節

且廳縣業已出示載明所減之價四鄉行之相安

官鹽暢銷弟處告示商人前已見之外間皆知若

忽然中止勢有未可但弟處出示祇須照例聽縣

出示稍可活動自是老成碩畫思深慮遠擬稟一

件詳細周密洞切事宜謹當遵照辦理祇前半所

敘

上諭原爲插牌擅寫違例字樣而言諭屬向無此風擬

將私梟刑例裝換數語其所減價值則聽縣告示

有之弟處卽不必敘及至其餘各處弟處尙未行

文飭誡據陳署守言及查得上年減價案內有藩

臺鹽道飭駁文書一件論及所減價值尙不足以

敵私飭令該府縣從長再議等語足見先幾灼見

早已洞燭無遺現經署守裴敘原文駁行各處俟
覆到日再行斟酌辦理總之此次減價出示情形
亦是時勢所在不得已而為之其相安之處原不
敢輕有舉動也尚希纓悉代為稟覆用慰憲廑

上蔣礪堂先生書

川省官鹽向無定價大抵因行銷地面有一州縣而配食數處鹽斤者亦有產鹽之地又向他處場竈配鹽銷售者其間程途遠近不一鹽之名色又有巴花頭渣之別場價既有低昂運費亦有輕重加之商人以銀易鹽以鹽售錢更需計較銀錢長跌價值是以賣價悉聽商人隨時定數然商店價無準則難保不任意浮多而鋪戶輾轉販賣又勢必有所加增以致小民常虞食貴私販每多攙越殊於課食均有關礙上年蒙大人燭悉情形札飭

各屬核算場價運費酌議平減此誠便民戢私之
美政奉到憲檄後即經前鹽道嚴士鋐轉飭確查
議覆去後嗣據該府州廳轉據各州縣悉就情形
查議或請酌減價值出售或請仍照現價發賣先
後申覆經前護道林培厚及尚核明轉移鹽道查
議具詳在案本年二月間尚因聞重慶府屬江北
廳巴縣等處官鹽價值較昂民間仍有貪賤食私
之事而私販亦得乘機銷售漁利未能淨盡是欲
杜私益民必須官鹽價值大加酌減方可以收實
效當經札飭該府轉飭該廳縣等諭令商人核計

成本查照上年議定賣價再行從長計議酌量平
減茲據江北廳巴縣飭據鹽商秦寅等以配銷引
鹽向有四項名色花鹽每斤計需成本錢二十三
文巴鹽每斤計需成本錢二十五文渣鹽每斤計
需成本錢二十二文頭鹽每斤計需成本錢二十
七文今情願稍折成本呈請減價等情經該廳縣
查明上年議定鹽價原案分别核議巴花等四項
鹽斤整包出售照現在成本每斤俱減二文其零
星小店輾轉售賣按照現議各色鹽價每斤酌增
錢二文以敷折耗加挑赴鄉間出賣者各計程途

遠近量加運費定以每斤每百里再加運脚錢一
文各店鹽秤均以十六兩爲準聲明傳諭鹽商遵
照並出示曉諭等情由府核覆前來湖查核廳縣
現議各色鹽價核對上年重慶府原册每斤俱又
減價四五文民間不致食貴且經該廳縣等出示
曉諭章程既著商人等亦不敢陽奉陰違現在訪
察各處市集村莊均已買食官鹽私販亦俱絶跡
地方俱屬𥨊謐至其餘重屬各州縣業經陳署守
札飭查議此外夔綏忠酉石太等處𣗥現擬一體
札飭查察情形酌量應否議減統俟查覆至日再

行稟間

復賀耦耕太史書

四月二十一日得花太守攜來一書情眞意摯語語腳踏實地可見施行三年作別而親家所詣遂已至此雖古名賢無以過自莅任以來所得友信惟親家與樂園南雅之書大有資於身心政事時懸座隅以當箴銘也此間吏治敗壞已久綱維不整諸事疏略官場以用兵爲利而循良之意少百姓惟趨利是圖而親故之誼疎上行下效有自來矣礪堂先生諸事整飭民間始見天日而革面已多革心尚少欲求上理必資遠策觀其殷殷懇懇

求賢若渴苟有人心不忍負之數月以來蒙其獎
誇什伯尋常言聽計從毫無成見甚至以清廉公
正見褒且語人云他人到一處數月方悉情形惟
陶某一到便透澈無遺自顧何人初不料先生之
見重如此也然先生天資之高學識之精殆有天
授非人所能爲者每部意所疑所思未獲一言導
窾出人意外又恰在人意中始知欲從末由顏淵
卓爾之歎非偶然也弟初到時尙有囙畏生忌造
言相撼之人閒誠布公秉直而行久之而人自信
服今則上下已交孚矣是卽親家所言接人辦事

老實爲妙之說也生性素鈍每以沒世無稱爲懼然所長在此所短亦在此今則閱歷頗多名心漸化惟用人之際外嚴內寬多爲小人所測度讀來書不覺㦖然自懼也

與周石芳先生書

日昨閱鈔知令嗣克生已蒙
恩開復此誠曠蕩之仁爲感動者久之想賢喬梓之感
深圖報又不知何如肫摯也克生才高識廣經此
番磨鍊之後必當痛定思痛愼勿以
君恩爲可倖邀而不於保身立家之術切實思維也明
在至戚深爲克生喜自不得不爲克生懼也尊府
深仁厚德積累自不待言惟於讀書一事悠悠忽
忽毫不介意大有倚恃名父坐享富貴之意不知
名門世家之子京師中落寞何限一旦失勢欲如

常人而不可得世俗炎涼大抵如斯求其可久惟
有精進之一法與言及此實不能不為慧生吾倩
有餘慨也錦橋先生擢刑給鎮海耦耕一麾出守
皆有大用之兆皆同鄉好枌榆近日吾湘南拔茅
連茹半年來喬起無數如樂園剛亭兩先生人所
共知而親家前輩大人海內人望
特詔起用受
恩尤深苟非平日自立不凡焉能至此克生昆弟其能
不思肯其堂構耶僕此言蓄之已久前此不言而
今始言之者正以前此當不得意之時疑於太激

而今則受寵若驚不敢不告也芻蕘之言幸勿以
爲弗達時務而置之

覆李錫民漕使書

昨泐一函由陳中丞奉寄今午摺弁齎到手書並稟摺五本欣悉運船回空既早首進已渡江足見事機順利亦由宏才料理合宜故爾迅速如此聞鎮江水勢甚足重船定可無滯惟尊札所言諸事格越積錮太深法語巽言轉以爲嗤切中彼閒情形益可見一篇散帳人人可主持人人不能主持而擔當之責不能不歸之於漕使矣如閣下可爲漕務得人慶然亦一年之局耳安得福星一路盡如子駿哉鎮江河道僕所條陳四事自以濬練湖

爲第一義而修閘則尤以橫越二處爲要害今濬湖之說既不行而橫越二閘又復委之木商恐仍有名無實徒費工項則罪過且在於始議者矣倘得就近督率一二亦後來之幸也

覆黎湛溪河帥書

前承寄到行水金鑑當經肅謝昨復蒙賜書並覆奏鎮江運河摺稾一件諸紉存注敬維吾兄以間世之才肩重鉅之任爲秀才而不忘天下居高位而有若無儒平日之所講求臨期之所規畫灼有神解粲若眉列前歲趲運京江偶逢涸轍旁觀者既策窮於束手當事者或絲棼於亂麻徒勞往復祇類道謀已乃於舊稾中拾讀吾兄修理練湖一書不禁慨然太息以爲地方守牧能如此用心者罕矣如此用心而又能練達通明卓然可見之施

行者則尤僅見也因是思所以變通之爲將來之
利其抽埝出土之法則親聆之吾兄徧閱古人所
議亦無計及於此者今既訂期興工無窮之利實
賴嘉謨矣惟是横越一閘爲全河收蓄要害之區
若來源疏通而此處關攔不住亦屬無益必得閘
底撥高下屬畧長於上廂庶潮洄不至擊退而可
以回激豬婆灘之上今乃仍歸木商修理竊恐有
名無實利於下行而不利於上濟此事業已定議
諒難更改惟在司事者認真照料不可徒聽之商
人耳見孫制軍時尙乞詳悉陳之區區過慮之言

亦芻蕘獻議之意也

與姚秋農學使書

自客冬抵皖已經半載祗以此地錢糧轇轕奉
旨清查牛毛繭絲之中千頭萬緒近始窺見底裏果然
名不虛傳卽如淸查一事他省偶一見之而皖省
自嘉慶七年至十九年五次清查仍未了結自十
九年至今又已七八年未查者須續查已查者又
須復查其間官更吏換卷冊如鱗一筭偶差全盤
盡錯其難辦者一也又如豁免一事前已奏出官
虧五百餘萬民虧四百餘萬以五十四州縣負此
千萬兩之重累其顚蹶自不待言今雖撥

恩請免而格於部議十不能去其一二三輾轉糾纏虛同勉繫其難辦者一也又如錢糧一事緩徵帶徵他省或間數歲而一見皖省則鳳泗等處自

國朝以來無歲不賑則無歲不緩無歲不帶其間又有成災四五分及六七八分之別其緩帶又有三年兩年之不同是卽在一時一手已不能畫一而整齊之矣又況今歲所緩之二三分四五分至來年而又報五六分六七分則又不得不遞緩而三年之帶徵或化而爲五年之帶徵從此重重疊疊牽纏不已而本年成災之五六分者仍當徵四五

分成災之七八分者仍當徵一二三分倘不能徵之如數則萃萃更多此皖省積欠所以無休無歇而愈久愈累其難辦者三也又如漕糧漕項同徵分解本與藩司衙門相為表裏號令最宜畫一乃以安徽全省之糧道遠駐隔省之江寧水陸迢迢文札諸多不便動輒歧異兼之漕督一憲相去均在千里遙遙請示多需時日往往坐失機宜設所批不同更形掣肘是以錢漕亦多舛誤其難辦者四也至於尋常奏銷屢經部駁今所積壓者不下數十百起現在亦須趕辦以此祿祿皇皇昕夕靡暇

本非利器難遇錯盤隕越之虞倍深痌瘝相隔不遠趨晤無由自念生平知已惟先生相賞於驪黄未判之先耿耿寸衷瓣香遥託何希衡量少暇俾識楷模不勝厚望

與董小槎太史書

前奉手書如獲拱璧數月之久倘稽裁復實以故人知我未敢以書記代筆之詞草草作答而公冗如絲泛鮮暇晷碌碌至今殊深歉仄然每有人來自珂里輒詢起居得悉先生年來頤志林泉春風化雨樂育英才兼以名山考道造詣益深不朽之業訂以千秋翹首經幃可勝企想弟以駑駘忝連年爲馬牛走巴山晉水萬里崎嶇受
恩既重報稱尤難上冬將赴入闕
主上以皖省錢糧轇轕甲於天下

特諭來皖清釐務在披雲睹霄一清宿擡拜

命以來兢兢夙夜如理亂絲近始窺見底裏辦理殊不易易部加虧空之事他省多者不過一二百萬而止而皖省從前竟至千餘萬

恩免之後尚不下數百萬災賑之事他省偶一見之而鳳泗一帶無歲不有偏災即無歲不有緩帶錢與漕爲同條共貫之事而糧道遠在金陵商辦每難畫一督撫河漕相去俱各千里稟示亦不能如期凡此數端皆爲轇轕之由而他省所未有也兼之地夾江淮水陸交衝差使絡繹河漕災務數大端

色色非錢糧不行而通共止五十九州縣㝠有礼小不堪迴旋之勢此所以虧空甲於天下自嘉慶七年至十九年已清查五次而不能得其要領也自十九年以後又已數年兼欲溯查五次以前至於乾隆中歲舉百餘年之轇轕悉欲掃蕩廓清於一旦其爲忙碌已不勝言而

欽限甚迫九月杪即須盡行奏出此所以日夜慄慄伏案勾稽加老諸生目耕之不遑也至於地方之大利大弊一切措置尙未遑從事誠以體立用行虧空未淸而欲吏治之澄敘不可得也吏治不淸而

欲民生之康樂不可得也區區之慮如此從前雕
蟲篆刻蟬噪蛩吟之習非無夙癖已不暇恩恩唱
渭城矣惟省城書院日漸廢弛不得不加整理現
已飭屬捐貲以充膏火又安徽自分省以來尙無
省志弟意欲俟清查告竣卽當辦理此事而事體
重大非得如閣下之貫通今古思精慮細不足以
舉全局而資就正是以專差請主敬敷一席以爲
此邦人之矜式倘來歲省志議可成得以仰煩大
筆裁倂尤幸甚幸甚平叔中丞現赴潁州審辦教
匪滋事一案弟叨庇平善於七月十一日得舉一

予行年半九十有此於毙亦足慰廑望也

復劉衡樹將守書

本月十六日晚間接到十二日所發書欣悉公謚

宣勞邢名章一案辦理妥速陳悅張愛等既已獲

案且豫知逆情雖據稱藉詞逃回並未到官具首

未可輕縱前此王興仁宋麻孜王友諒等俱係曾

經到案開釋之人此次仍自外生成挂累多人所

謂自作孽不可逭者撫可愛惜即應執法以淨根

株至於愚民習教並未豫知逆情之人則又當別

論潛移默化責在我輩未可瓜蔓滋擾致釀事端

也此案發覺恰在撫憲赴金陵監臨秋闈之際弟

前此所以深不放心而欲自往者正以此故今得
廉訪親往同觀察諸公督辦妥協而閣下文武兼
資旣能見幾致決於前復能息事安人於後鄙衷
尤深欽佩弟日前曾將潁昌新蔡教匪源流查照
歷辦各案作爲表說交吳牧旬華帶去尊處訊案
時亦可查照以究其根帶也撫憲擬俟二十七八
日鬧卷騰完卽赴潁審辦此案旣省千餘里押解
之煩且審明後卽在彼處正法使餘黨知所畏懼
於地方大爲有益而所省解費當不下二三千金
亦可謂不費之惠至前交吳收送去千金卽是兵

役經費非盡爲犒賞而設如將來事竣應由該縣
籌款萬一所費不貲力不能支尚可稍爲接濟但
不能一概委之於公反於彼未便也希諭孫令抑
之廬州高守未及另械此信可同觀也

與湖廣李制軍書

頃奉

諭旨准戶部議以湖南常平倉穀碾米運京另行買補

還倉在司農自爲愼重

天庾起見惟揣度時勢自上年水災之後江浙各處

聯船赴楚買米地方積穀已空且本省長岳常澧

各屬濱近洞庭亦有水災地方元氣未復現聞米

價二兩有餘較下江尙貴兼之近山各州縣水路

難通雖有腳價般盤不易即使有穀可運而漕船

僅止三幫難於搭運勢必添雇駁船大爲州縣之

累虧空將自此而增民欠亦因之起矣種種難行

之處自在高明洞鑒之中而芻蕘所及尤有難焉

者查湖南山多田少宜稻之處無幾諺云三山六

水一分田其地利已可概見是以通省有漕地方

祗三分之一每年正兌漕糧共祗九萬五千有零

視江浙大省不及十分之一誠以其地狹而出產

無多也今若因碾運而採買還倉是一漕之外又

添數倍之漕在有漕州縣勢已難支至若山陬僻

地本境之糧不敷食用平時尚仰給別處是以

列聖施恩免其漕運二百年來百姓相安無事今若以倉

穀碾運而採買還倉是倉穀化爲漕米採買之舉
即爲無漕之區添一漕也無論山區少穀買補無
期萬一將來援以爲例即開永遠之累竊恐
累朝休養生息之民從此困於騷擾矣況常平倉一空地
方緩急失恃其接近苗疆之區尤爲可慮近來如
醴陵平江等處多以辦漕滋事幸賴大賢在上民
困獲甦豈可添此累民累官之事且其害終歸於
國家關繫甚重竊以爲此舉不但今年難行即將來
亦不可行伏惟大前輩大人識炳幾先精權事後
湖湘之民望切嚌依查現在直隸豐收無須接濟

臺灣運米一事向爲贅設而本年江浙各省均係
全漕似於
天儲不至有缺且昨江省接到戸部收買行月米一
事經魏漕院據實入
奏郎荷
諭旨停止仰見
聖天子視民如傷必不以戸部奏准在前任滋格礙倘
荷俯察韓情札商蓮舫中丞早爲覆
奏地方幸甚尚忝鄉人頗悉草野情形素恃虛懷若
谷故敢抒其聞見惟希採照

與湖南蔣撫軍書

頃奉

諭旨准戶部議以湖南常平倉穀碾米運京另行買補

還倉等因在司農自爲鄭重

天庾起見惟是揣度時勢殊有難行者輒即芻蕘所

見敬爲陳之查會典載湖南各縣額貯常平倉穀

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七百一十二石以二穀一米

計之約得米七十餘萬石各州縣多者一二萬石

少亦六七千石卽毫無虧短而礱碓之費不貲船

隻之雇弗易其無水陸可通者勢必踰山越嶺長

途絡繹雖有脚價何能勝用况每年漕船止有三幫今撥運之米多於漕糧四五倍縱使丁役毫無刁難亦難盡載必須添雇船隻費從何出勢必大增州縣之累其難行者一也上年大江南北猝被水災競赴楚省採買商船絡繹連檣而下民間積穀俱已糶盡不得謂之餘米之區况上年南省濱湖各屬亦有水災民間元氣未復現聞湖南米價每石約二千二百有零較之江浙時價早已過之且聞江省現有載運雜糧至楚省糶賣者是穀既無餘而價又不賤其難行者二也從來吏役害民

其弊不一雖

功令森嚴而假公濟私者無處無之向聞湖南例價

每石五錢即使盡行實給民力已屬難支況又未

必能然近來醴陵平江等處因漕滋事已非一端

幸賴

聖恩高厚民困獲甦而

國家採買之令亦久未施行也今此舉若行則吏雖

廉而不能為無米之炊民雖愿而不能勝打門之

擾其接近苗疆之處則穀產已竭何以為防即稍

有贏糧之區倘市價擡高貧何能救而州縣礙免

既多賠墊採辦亟須剔削其稍經理不善者勢必補於倉而缺於庫其難行者三也湖南一省除稻穀外如麥黍菽稷皆非所宜而各州縣又非盡種稻之區諺云三山六水一分田其爲地力已可概見是以每年正兌漕糧共祇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二石有奇不及江浙大省漕米二十分之一誠以其地狹而出產無多也今若因礙運而加以採買使民間頓增一百餘萬之累是有漕之區不第加數倍之漕也況湖南無漕之區居三分之二從前原因其山多田少不敷民食是以

列聖施恩寬免百姓相安於光天化日之下者已一百九
十餘年矣今一旦改爲碾運是倉穀變爲漕米無
漕之區亦變爲有漕之累也此端一開將來卽以
爲例小民何由得生此其不可行者四也竊以爲
湖南碾米一事不特今歲難行卽將來亦不可行
而採買累民碾運累官官民交累其害卒歸於
國家是太倉之一粟未必有益而湖南之虧空將自
此而起湖南之民欠亦自此而起矣以目前尙稱
平善之區一旦迫之使累豈不可惜伏惟裁酌而
節宣之幸甚

與賀耦耕方伯書

徒陽運河連日西風江潮不入淺阻難行沿河閘撈本屬無益惟有昔年巡漕時所製鐵箆箕日來愈用愈精竟大得其力其法用鐵片作箕筐使堅鋭易於入土用鐵片八九條縱橫作箕底使水去而沙留箕尾豎長木柄使人從船上持柄將箕斜插入水底箕旁左右有鐵耳用長繩一條繫之數十人從岸上拽之起每鐵箕四隻竟可出土一方較之屛水後所挑乾土更爲得力盡載土既多反借水勢助其滑溜易於上岸亦可備刮淺一法也

橫閘出江因水淺不能而漕船之畏焦山象山亦特甚其丁舵既與大江不習而又不善使風從焦山至瓜洲尚有二十里若乘東風而上未抵瓜洲而風轉西北彼即不免顛觸於焦象二山之間由其技劣而膽怯也惟有避去焦象二山另開一道從橫閘出口緯挽至甘露寺下對渡瓜洲入口則萬無一失矣頃登北固山望視地勢見象山南接汝山之中間有一缺口可以開鑿成河因委員往視據云果有此缺可以開河名曰二缺口尚有頭缺口在北緊依象山之尾其缺似有石底不及二

缺口之易於興工也次日復同道府往勘所見相同已命鹽手從象山西尾接江之處量起經陸家圩過二缺口東至尹家圩轉灣西南經汝山礮臺下過千顆柳樹家茶菴出灣子橋共計二千八百餘𠀤路長約十一二里灣子橋卽丹徒橫閘外之橋也此工若成需費二十萬地勢寬平出土近而江水易入可爲永遠之利旣可避焦象之險上達瓜洲甚近而船出橫閘逕此出江則內河可以不挑東南之累輕矣惜乎費無所出聊爲閣下一存其說以俟將來耳

覆煦齋相國書

昨由令孫世兄處出示尊撰易勝企慰從來賢哲達觀古人洞化程正叔之涪州黜易王陽明之虎水談經皆以遷謫而成聖賢之學仰窺吾師浩蕩之懷洵足當之況有二難依依膝下天倫樂叙必不以離騷天問蔕芥雲夢也澍鹿鹿金閶倏經四載昨於十一月初四日述職入都初五日入

見十八日跪

安中間蟲蒙

召見十二次

聖諭諄諄實深感悚現於二十四日出都臘底當可旋蘇也江省頻年豐熟河務亦微有轉機漕事雖無善策亦敷衍無虞惟鹽務大不可支有言歸鹽丁可無誤課者雖係探本之論然立法以人無人則法難自立以海運之妥善省費百餘萬添米十餘萬尚且不免浮議恐鹽議更難著手耳知吾師忠愛在心故縷及之餘不贅

覆兩湖訥制軍書

弟駐浦三月因江湖泛漲疏瀉無由繼以秋雨連綿坐論苦海支持況瘁寢饋未遑承示辛卯岸費一事果能杜絕將來自可勿追既往應請鴻裁勘辦子鹽道請飭揚商一人赴楚督同岸商經理現在揚商祇賸數人捉襟露肘支撑辦運之不暇既無可派往之人且岸務為鹽道專責苛索濫應鹽道且不能令行禁止而一揚商又何能獨力以禦惟祈台端飭道核實秉公辦理恤商裕課功德無涯前年

欽使所定每引岸費四錢嗣又加以緝私費一錢經委員王前運司會同鹽道逐款覈定共需三十餘萬兩公費私費皆在其中並非每引四錢專指衙門公費也岸務未澄腳私因不能淨若謂本商通同則必無之事可以理斷蓋商人具有身家即一船之鹽本已屬不貲豈肯通同無賴之船戶投之以柄在昔短發水腳知而不言則有之今則水腳已核實給發由監掣衙門當堂照數會同委員點驗散給無從短勒往往裝滿釘封後尚有勒索加增由縣押開之事商人之不能覺扣已為明證況儀

所捆場弔秤子包買砠跑風刻刻防範如弟所拏蔣四長子等各案不下十數起卽係接濟船私之人屢經
奏辦嚴懲此時除按額捆足不令以滷耗短斤外實無儀所透漏之私至船戶包外之夾帶本屬慣技但近來外江內河層層稽核如桐城之鄉紳劉姓勾通船戶軍犯賣私銅陵之署縣門丁賄縱船戶地棍售私均經弟特參革審擬以軍徒分別從重發新疆爲奴餘如彭澤望江等縣船戶售私地棍接應搶奪及捏報淹消各案均經節次嚴拏按律

懲辦在案前弊已十去八九如果到岸猶有帶私之船查出似應據實懲辦使奸頑船戶知儆商人正切感戴倘能就案懲辦不至牽連因客累主豈有反形護庇之理至於淹消盜賣地方官延閣商人不催正其苦情難訴似未便指爲通同之據蓋其自遞報呈由勘驗以迄結案需費已不可勝算幸而詳結何敢再事呈瀆取累故不顧已破之甑忍氣吞聲補運了事其補運雖免錢糧而每千引錢糧正雜祗三四千金其鹽本運腳實需七八千金再加淹消辦案之費已幾虧萬金之本若謂商

人以此通同船戶冀圖便宜竊恐慁不至此若商

厮之不弱斃引目之不漂失是則定例商厮專護

引目故一遇危險卽負引而逃然而時有淹斃商

厮漂失引目詳咨大部之事總之商人積習浮澆

各懷私臆而不顧大局弟常所諄飭深堪痛恨若

本無其事而地方以疑似目爲積弊多所擾累恐

弊未除而節外之弊又生卽如船戶夾帶淹消等

案何難卽時辦結立卽懲創乃往往有延閣一二

年而始通詳者是何居心難逃洞鑒恐亦將有迫

於不得不特參查辦之處至於減價敵私最爲上

策無如有課之官引總不能抵無課之私鹽而商人成本固重尤莫重於黑費既不肯開出亦難於查辦即如漢口呈出之岸帳即成本之一端也弟處別無確切底帳無以應命其漢岸所呈底帳亦恐未盡確切應聽尊處查辦又來示謂該商等自取消亡官亦無如之何竊謂商之消亡不足惜而國家財賦亟件究未可坐聽消亡弊在商則應懲商弊在官則應懲官庶幾稍資整頓藉圖後效伏惟

大公祖大人公忠體

國目視商疲運困與公私支絀之情形自必仰叨鼎

力維持其切同舟之誼也至若剷私之堵緝章程
固已周備而文武之能否實力遵奉要仗威令風
行更不僅弟一已感戴之私矣

覆兩湖訥制軍書

前接手書久稽肅復想必訝其疎懶也其時適得鹽道書與詳件專以取結爲事似於截止浮費取其貌而遺其神轉爲將來不可解之弊且於題外牽及夾私各說似乎浮費一節專爲買靜圖安挾制取利之具而非爲防弊起見非下愚所敢預聞矣是以當經駮還意欲俟該道覆到始敢奉達以免歧誤也茲復奉諭及而該道亦有書來催竊謂此件本應歸尊處查辦弟處仍係前說但得亟做將來則已往可不必究若但以辯論爲事則除弊

而轉以錮弊卽弟以前亦何必多此一奏哉灘離之弊極矣弟才力旣不能勝而近又多病默默此間困敝之區惟大公祖大人能振興之計台星移照在指顧間是此番之整頓仍長者之自爲豫畫也餘詳前箋草草手覆不一

再覆兩湖訥制軍書

高郵舟次恩恩泐覆一函隨又接奉手書當此修復隄垸之際適值連年澇歉想見綢繆慮切益徵保障功崇曷勝佩頌弟駐浦兩月正值河漕兩帥同時更易一切面爲商推今甫旋抵省垣籌書塵積兼之秋冬以來陰雨連綿加以風雷霜雪致災荒成於已報秋成之後閭閻窮窘之狀在在堪憂現與少穆中丞迫切上

聞趕緊請緩勸捐心力交瘁漕船買帶蘆鹽一事實礙江廣銷數緣近年民困已甚日食不飽力難計及

鹽味已覺食之者寡若再任私鹽占據必致銷路
更滯不得不設法整理弟於兩次具陳後即一面
遴委道將於邳宿一帶堵截幸漕幫已知續奉
嚴旨皆靜聽挨起蒙閣下照案派委文武挨押實感同
心之助漕私既絕楚岸銷數當可望暢仰藉尊威
再飭鹽道督率文武嚴堵川潞各路俾鄰私更絕
銷數自益加旺矣再者辛卯岸費一事承示核帳
查訊已檄運司飭令揚商登覆弟處亦照大咨轉
行此事上年提揚訊明其帳內所開實因官費居
多攸關體制弟是以請歸永案辦理嗣奉台函復

經緩達但能截止自可寬其已往弟意不過如此
否則帳本業已提揚弟又何必轉送楚省乎惟此
事雖不能不以商爲解若使揚商長累而全反其
說竟似弟前
奏爲妄則弟又安能當此且浮費亦更無截止之日
現查岸商供內即有辛工火食等項不在四錢內
並隨時開銷無一定款目之語實屬豫留地步不
但不能禁止於將來且恐從此更滋流弊於閣下
一番整頓之意豈不相左竊謂此事本在台駕未
莅任以前現在各商既供未奉減定章程以前係

照舊帳支用儘可照此結案揚商亦斷不能有異詞至於以後之事應即如來示所云該商等恪守減定章程核實支銷其在官員役責成鹽道督飭所屬層層稽察嚴行約束倘有不遵隨時嚴辦此時毋庸多立科條徒滋案牘尊見如此實爲至精至當無可再參末議即請台端照此奏結實爲佩切

覆兩廣盧制軍書

再承手示鹽件具仰老前輩大人精心籌度一秉虛公雅度撝謙倩詞藹溢侍伏查西粵兩省向來每有爭界之事往往各持一說迄無定論蓋緣公私之見未明是以畛域之分各執此時淮鹽已萬分疲敝竭蹶莫支而粵鹽閒亦有為難之處侍忝附後塵尤宜仰體大公無我之盛懷相與有成斷不敢固執已見囿於一偏而不顧全局也惟查淮鹽行銷六省粵鹽行銷七省而粵引八十餘萬不及兩淮引額之半課額則僅抵兩淮六分之一以

故淮鹽價貴粤鹽價賤而粤引既少故私鹽亦獨多百姓之食私非樂於食私故與官鹽也無非樂於食賤而已其勢衆其情順是以兩省常有粤鹽衝淮之事絶未聞有淮鹽衝粤之說淮鹽之不足以敵粤也久矣而地勢更足以擠之淮鹽由海濱場竈逆流牽挽以抵江西湖廣人力多公費亦多故成本尤重其勢不足以及遠而粤鹽居高臨下一入湖南江西地界既乘流破浪有莫遏之勢兼以叢山曠野處處可通欲徧地設卡則費用無出欲撤卡退居則放虎出山從何鉗制此淮卡之不

得不擇取要隘以進步爲退步之守也當
國初康熙年間改吉安行淮鹽減南雄路一萬四千
三百引除其課而贛州亦由廣鹽改食潮鹽原以
下游被侵而贛州距潮較近取其便民兼以防私
也贛距淮遠所防之私慮其侵淮亦慮其混粵也
凡官鹽無不有私而梟販則外來之私往者湖廣
鹽船紛紛夾私害公類老前輩大人設法整頓嚴
查夾帶官引立見暢銷至今奉爲楷法其粵省熬
鍋充斥湖南各境者亦經威令嚴查見於章奏藉
資鍼砭此因水路較順故商私易帶不得不嚴至

於江運口岸則商運到省即改從水販運往不干
商人之事如吉安等府則灘高水陡贛私充占故
水販裹足不前又非如商運口岸可以按引責成
不得不堵緝私鹽以爲販路之導也通計贛引不
多而一隅之地又在行鹽邊界何須設立多店且
熬鍋至七百餘口皆以融銷不能定額爲名夫鍋
店不設於腹內而設於臨邊之界融引不銷於他
境而獨銷於臨界之邊謂非以鄰爲壑將歸於何
處耶粵商各守各界之說歷來執爲談柄其實粵
商力餘於界故名雖言界而意不在界轉以守界

爲暗銷之捷徑西鹽無界可守故以守爲界而亦無處非界不得不以擇隘爲禦患之重門然則粵商所謂直擣腹心者淮不挾私而來雖直擣何虞粵私如不自緝則此無數之熬鍋所出徒有損於淮而無益於粵亦正宜互相稽察以期裕課而安民也伏惟老前輩大人鑑空衡平慮周遠邇凡此台星之四照無非愷澤之旁敷如尊函所指粵鹽過關毋須點驗謹已閣命泥灣設卡粵商既多不願亦當另擇巡匾至於五店裁三之議地圖既經咨達大部似應候部覆到日核遵其熬鍋之數再

三斟酌非有定數不可前經司道議留十鍋似已敷用仰煩查照如能俯允施行一勞永逸庶可省往來公牘之煩也

致江西廉訪陳蓮士書

承示文恭公奏稾翻閱一徧具見當日實心實力

為

國為民事事從根本做起而運以眞氣肫肫懇懇不競不絿以覩陸宣公蘇長公一輩人時地不同而心印則同即宜付刻以垂範有位切不可刪亦不可更易字句竊見鈔本上有將前後字句移換以就今式者殊屬昌昧此所謂當時體也且曾經進

呈入

覽安可妄改乎至全集之件理宜廣收不可遺落與選本

不同況

奏件攸關時政即可徵爲年譜古人集中莫不如此
韓歐蘇諸公集見在其中無關緊要者多矣何曾
删去一篇竊謂此册籤子上有寫擬删二字者皆
未免拘墟切不可從必須全刻即閣下從前删去
之件亦恐未的總以多收入集爲是如有以意選
採者聽之後人可也僕於文恭平生所景仰嚮慕
欲從未由者讀此實不勝心悅誠服之至謹當盥
手敬識俾得附名卷末第請

覲在即一切倥偬所有原本未敢久留茲因方太守回

饒之便先託齋還侯鄙冗稍拙即當製序奉正也

覆黃楚橋書

接來書及麓山寺碑雙鉤本具見好古佳致芝楣方伯處兩本俱好其一本無册面者尤佳惜脫字甚多不甚完全僕所藏有一本最好者在方伯二本之上又舊藏陳恪勤公一本孫平叔白小山何仙槎諸公曾賞之各有跋然其中多有剪補及俗手塡壞之字只可節取又一本係泐損之字然形質宛然可備參考今並送覽擇其善者從之可也此碑現在岳麓書院之旁僕嘗在其下摩挲觀玩頗能識其眞贋前此閣下揭示之本乃摹刻之俗

本不但神韻迥殊而且字畫多舛與孔谷園所刻皆屬作也其中如蓮花禪師或作慧性禪師今各本俱在細觀實不相肖蓮花之與慧性均屬妄揣又如有霑大根霑字下截碑文早泐爲霑爲霈均難懸揣此類皆不如闕疑爲妥也此等若無古本可校文苑英華未載此篇若全唐文則荒謬尤甚竟訛錯十餘字如開皇九年亦訛爲開元其可笑尤甚也茲閱來本極費匠心而僕意尚有未慊者北海書如俊鶻如利劍從無一筆滯之筆尤能化板爲活一切貌爲古拙或平板如算子者皆其所

絕無而痏除者也此碑因模糊已久屢爲無知俗
子用刀鑿鑿以致間有板拙之筆不可因其僞而
成誤也僕以事冗不能逐一細校所望細心審爲
之斯文幸甚將來刻成後如果佳善必當不踁而
走不患洛陽之紙不貴也若如外間所鐫俗本則
又不必多卻一番舉動矣此事洵非老手不辦相
距稍遠倘有疑難方伯處當可商推耳
此碑之陰有贊十餘段均係北海所書其上計于
京不偶茲會之贊係刻於碑側頗有搨者其碑陰
有甎石圍之故搨者絕少僕處尚有其文爲友人

胡墨莊持去容寫信囘長沙覓到後與英英披雲

一段同刻此時切勿上石也